

传统说唱文学丛书

杨乃武与小白菜

· 朱一鸣台本 · 张祖健整理 ·



书 名：杨乃武与小白菜
作 者：朱一鸣台本 张祖健整理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江西省新华书店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45千
版 次：1991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90元

ISBN 7—210—00950—7/I·283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BJ31/57

传统说唱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中国说唱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宝库，影响深远。深入开掘和认真整理其中的优秀作品，应该也是我们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运动的轨迹，那么很容易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有着两条明显的线索，即“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进一步说明，或者可谓上层社会的“文人文学”与下层社会的“艺人文学”。虽然前者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后者对于前者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被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诗、词、曲、小说、戏剧等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都是产生于民间，发扬于艺人，而后被进步的文人采进文坛的。再比如，在文学史上凡是闪出奇光异彩的，艺术生命力持久的文人作品，大抵无不吸取了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有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艺人作品的直接和间接的加工品。当然，文人对于艺人的作用和影响也不该忽视。从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上观察，文人作品与艺人作品大不相同，前者传于案头，后者传于口头，于是又有了“案头文学”与“口头文学”之说。而“口头文学”则主要的就是指说唱文学。说唱文学又与诗、词、曲、小说、戏剧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说唱文学在文学史上应该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说唱文学的产生与流传，固然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被政治的、经济的不合理制度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文字记录的能力和条件有关，然而它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有它本身

存在的内部原因。历史上有许多大诗人、大文学家乃至经学大师，曾被说话、说书、弹词等艺人的说唱紧紧地吸引住而不能自拔；直至当代，长篇评书和评弹的广播，仍然对社会各种文化层次的听众产生不可比拟的感染力量，其中原因值得研究。从现代美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说唱文学是最懂得接受者审美心理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一。所以说唱文学不容轻视。

由于这样的原因，也是为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我们打算陆续出版一些优秀的说唱文学作品，尽可能形成系列，成为“传统说唱文学丛书”，以利研究和收藏。

说唱文学的范围比较宽广。宋元以来的说话与讲史，大都有说有唱。关于它们的话本，元刊有《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之类的讲史，明刻有《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之类的说话。此类说唱文学的旧有刊刻本，解放后大多数已整理出版。明清以来的说书和弹词的旧印本，在当代也有不少已点校印行。“传统说唱文学丛书”不收上述类型的旧刻本或新印本，而是专门整编流传于现当代说书和评弹艺人口头上（即书场上）的传统书目，尤其收入经过认真整理的思想艺术优越、演说效果精彩的长篇大书。

但由于我们人力不足，水平有限，很希望得到从事说唱艺术的老艺人的支持和专家们的帮助。

江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部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

前 言

长篇苏州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说唱的是清末浙江余杭县举人杨乃武被冤平反的故事。清同治年间，余杭县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和毒死仓前镇上做豆腐的葛品莲，用春药诱奸葛妻毕秀英（绰号小白菜）。事发后，刘锡彤父子移祸诬陷当地新举人杨乃武，使杨乃武身陷死囚。乃武的姐姐杨淑英不顾生命危险，赴京上告于刑部，终于使冤情大白，刘氏父子受到严厉惩办。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取材于当年在《申报》上披露的杨案材料，经过弹词艺人的艺术加工，成为深受江南人民喜爱的传统书目。杨案发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统治病入膏肓、法制松弛腐败的时代，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草菅人命，冤狱遍地，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暗无天日的生活之中。杨案报载后，杨乃武无辜受冤的命运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注和同情，其翻案故事通过《申报》等新闻媒介的扩散而广为传播。苏州弹词是最早把杨案编为文艺作品的艺术形式，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初创时只是说书艺人根据报载故事编成的一段开篇小唱，加演于正书之前。但由于听众们对杨乃武故事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关心，鼓励艺人不断地敷衍加工，经过各代艺人六十多年的传唱，形成了如今洋洋数十万言（口头演唱达百余万言）的长篇巨著。这部弹词讲述了刘锡彤父子如何利用权势作恶，官场之中上至钦差、巡抚，下至县令、师爷如何贪赃枉法，在明知杨乃武纯属无辜的情况下犹然维持刘锡彤谋斩杨生的原判，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这部弹词也着重讲述了杨乃武一家不畏权势，在百姓和贤人名士的支持下敢于控告官府，并靠自己的奋力抗争来挽救自身命运。对黑幕

的无情揭露使《杨乃武与小白菜》引起广大听众的强烈反应，而杨氏姐弟奋力抗争之举，又使唱本有别于“全仗清官作主”一类常见模式而形成其颇具特色的思想内涵及艺术风格。在弹词故事中，杨乃武的被诬和平反出罪，都系于当事人、被刘子和诱奸的葛妻毕秀英的态度。这位绰号叫做小白菜的女子既软弱被辱，又贪图虚荣，既有过参与害人的恶行，又有着尚未泯灭的天良。她夹在刘氏父子的淫威和杨乃武家属的苦苦劝求之间，有时几乎可说处于各种矛盾的核心和焦点，于是态度几经反复，使整个故事波澜叠起，人物命运峰回路转。从小白菜毕秀英最终在刑部密室中吐露真情，使刘氏父子伏法的故事结局来看，社会生活中终究是邪不压正，即使在人们内心深处也始终具有如此信念。这就是这部弹词积极的主旨，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说唱这部弹词对广大不甘受欺侮迫害的人民群众来讲，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杨乃武一案发生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清朝后期震惊朝野的“四大奇案”之一。光绪二十八年出现了《绘图新刊杨乃武供案全集》的石印本。二十年代初，浙江的评弹艺人李文彬（原名欧阳文彬）把杨案故事改编为弹词。传说李文彬访问了杨案的知情人，出钱买下了余杭衙门中关于杨案的堂审记录，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提炼加工，终于使《杨乃武与小白菜》成为饮誉江南的一部书目，他自己也因弹唱此书成为当时的名档。李文彬的后人李伯康、李仲康及李子红，传人金丽声等皆因说唱这部弹词而成为著名的弹词艺人。

四十年代初，师承苏州弹词名家徐云志，原以弹唱《三笑》著称的弹词艺人严雪亭对杨乃武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由于他同李文彬先生没有师承关系，所以他根据当时关于杨案故事的各种小说、戏曲作品另编了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基本相同的故事中，严雪亭作了几个重大的加工。一是突出了金钱力量在这起冤案中的巨大作用。刘锡彤之所以能买通浙江大大小小的官吏，甚至可以在刑部堂上买通上刑的当差作弊，靠的是打点行贿。在迫害杨乃武的层层关节中，钱能通神，钱的力量已能左右官衙权势。这是中国封建

社会末期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严雪亭对这种吞噬人民鲜血和生命的丑恶现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二是严雪亭在弹词故事中加强了对这种金钱与权势结合起来残害无辜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他精心设计了反抗这种丑恶现象的人物，并在弹唱中着力赞美，表达了他对旧社会进行鞭挞的明朗态度。除杨氏姐弟而外，故事中杭州府的钱仲联师爷，竟凭着一身正气，怒斥贪赃枉法的知府边葆贤。这个师爷在整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但严雪亭把他的正气描绘得酣畅淋漓，以致这段故事成为整部弹词的精彩片断之一。严雪亭先生的辛勤创作使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更添光彩，如今这部弹词得以整理出版，对已经作古的严雪亭先生也是一种告慰。

现在出版的这部弹词是江苏省无锡市评弹团团长朱一鸣先生的演出本，由上海大学教师张祖健帮助整理。朱一鸣先生四十年代从师于严雪亭，弹唱《杨乃武与小白菜》深受严雪亭的赞赏。他弹唱这部弹词已有四十余年，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他多次去杨案发生地杭州、余杭、仓前、塘栖等地进行访问，收集有关资料来充实弹词故事以及有关风土人情的描写，力求推陈出新。在整理出版这部弹词时，作者删除了原书中一台迷信和色情的段落及某些因分回说唱而造成的重复交代，突出揭露了刘氏父子的丑恶并赞扬了杨氏一家同黑暗社会的奋力抗争，使整部作品更为紧凑集中。应该说明的是，这部弹词在日常演出时穿插了大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知识，限于文字篇幅，作者和整理者对此作了较大的删削。为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对方言也进行了适当的改动，虽然明知这样处理往往难以准确表现原作与方言有关的神韵。

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整理和出版得到了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关心，也得到其他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回 目

第 一 回	纵子访美.....	(1)
第 二 回	骗占碧玉.....	(10)
第 三 回	盘妻搜奸.....	(18)
第 四 回	拜客疑杨.....	(28)
第 五 回	请杨施医.....	(41)
第 六 回	惨遭阴谋.....	(48)
第 七 回	准状捉毕.....	(57)
第 八 回	县堂初审.....	(63)
第 九 回	开棺相验.....	(69)
第 十 回	花厅夜审.....	(75)
第 十 一 回	师爷设计.....	(81)
第 十 二 回	移祸江东.....	(90)
第 十 三 回	诬杨诬杨.....	(99)
第 十 四 回	对供争辩.....	(109)
第 十 五 回	屈打成招.....	(121)
第 十 六 回	送赃受贿.....	(130)
第 十 七 回	宾主反目.....	(137)
第 十 八 回	府堂复审.....	(145)
第 十 九 回	三堂会审.....	(155)
第 二 十 回	毕氏翻供.....	(163)
第 二 十 一 回	循私枉断.....	(171)
第 二 十 二 回	夏府求情.....	(180)

第二十三回	怒激醇王.....	(187)
第二十四回	钉板告状.....	(193)
第二十五回	出京私访.....	(199)
第二十六回	见疑跟踪.....	(209)
第二十七回	提犯进京.....	(213)
第二十八回	买差作弊.....	(217)
第二十九回	刑部初审.....	(223)
第三十回	大堂撒泼.....	(231)
第三十一回	刑部假判.....	(239)
第三十二回	设计暗听.....	(245)
第三十三回	密室相会.....	(250)
第三十四回	吐露真情.....	(258)
第三十五回	五堂复审.....	(266)
第三十六回	沉冤昭雪.....	(274)

第一回 纵子访美

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十二年，浙江省有个余杭县，知县名叫刘锡彤，年已六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五官还算端正，只是腹中无才，是一个捐班出身的知县。最近刘锡彤有些心神不宁。他的儿子刘子和品行不端，不思攻读，专想寻花问柳，今天刘锡彤未雨绸缪，打算好好教训儿子一番，要他守性归正，于是传唤小花二爷〔一〕。小花是少爷刘子和身边的贴身心腹，闻唤匆匆来见，刘锡彤问道：“大少爷这两天在什么地方玩？”

小花口齿伶俐，答道：“少爷在书房用功读书。”

“胡说，他在书房不是念书，而是在念叨什么菜，快去叫他出来见我。”

“是。”小花口中答应，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原来少爷刘子和正命他更换衣服，准备出去看棵“小白菜”，此事如果被老爷晓得，少爷怕要吃生活了〔二〕，小花不敢不答应，只好去叫少爷。

话说刘子和想的小白菜，不是乡下田里种的蔬菜，而是余杭县东门外仓前镇的一个女子。她是曲尺弄里一家豆腐店伙计葛小大的妻子，娘家姓毕，她本人叫毕秀英。毕氏容貌俏丽，体态俊俏，青袄白裙，淡妆素雅，镇上的人戏谑地称她为“小白菜”。刘子和是官衙阔少，毕氏是穷家少妇，一个住在城里，一个住在乡下镇上，原先根本不认识。八月中秋那一天，仓前镇上举行迎神庙会，这天刘子和应仓前镇上爱仁堂药店小主钱保生之约来仓前看庙会，刘子和

〔一〕二爷：吴方言，对官绅家男主人贴身男仆的称呼。

〔二〕吃生活：吴方言，意谓挨打。

看见了小白菜如此绝色俏丽，从此神魂颠倒，央求钱保生设法帮助勾搭小白菜。钱保生惯于此道，叫刘子和买了几尺大红缎子，托名要小白菜做绣花枕头，借此上门。毕氏平时有空常揽一些针线活贴补家用，因此就不拒绝。不料刘子和常来缠绕调笑，横一趟，竖一趟，最多的一日上门三十六趟，毕氏发现他不怀好意，就不理不睬，刘子和无可奈何。这几天他为此事神思恍惚，眼下在书房中等钱保生来一起想办法，现在等等不来，心中十分焦躁，不由得自言自语：

半神玉貌女娇容，楚楚可怜迥不同。北地胭脂随处有，怎及南朝美芙蓉。六官粉黛无颜色，一众仙姑拜下风。害得我，不茶不饭相思苦，多病多愁闷心胸。害得我，楚馆秦楼无意去，滥饮黄汤数十钟。

这时，外面小花急匆匆进门：“少爷，我刚才到内房去取衣服，被老爷叫去训斥一番，老爷象升堂一样，两只眼睛弹出，问我少爷可在书房读书。”

刘子和脸上冷落下来：“你是怎样回答老甲鱼的〔一〕？”

“我说少爷正在用功读书，不料老爷说我天天伴你出去花天酒地，在外荒唐，说我引诱你做坏事，要请我吃生活。”

“笨贼，你可以赖的呀。”

“赖不脱，老爷说你在书房中不是真读书，而是在读菜谱。”

刘子和不懂了：“读啥菜谱？”

小花模仿刘子和念书的调门：“我人于食品之中富滋养兮，有益于身体莫如蔬菜，世间蔬菜种类不一，有黄芽菜，卷心菜，有大青菜，塌棵菜，或煎而食之，或盐而腌之，总不如小白菜之价廉物美，既可佐酒，又可过粥，宜于过屠门而大嚼，无异莼羹鲈脍，别有风味，此所以小白菜一日不可离者也。”

刘子和听了有些羞怒，一拍桌子：“混帐！你敢再说。”原来这

〔一〕老甲鱼：吴方言：对成年或老年男性的辱骂之辞。

段菜谱是刘子和大作，他不读诗书，一心在想小白菜，作了这篇理路不通的菜谱，经常读读念念，小花听得烂熟，竟能够熟练地背诵了。小花看刘子和恼羞成怒，说道：“少爷，你不要发火哉，现在老爷喊你进去当面查问功课，你怎么交待？”

“你去对老爷讲，我已经出门去了。”

小花摇摇头：“老爷会说等少爷回来后立即去见他。”

“我要等在这里见钱保生，你替我想想办法，能否让我不进去？”

“没有办法，老爷一定要你进去。”

刘子和傻眼了，左思右想想不出办法，急得眼睛里冒火。突然，恶少一拍大腿：“有办法了，小花，你快进内堂告诉太太，说，老爷要少爷读书，逼死少爷哉，快叫太太为少爷来送终吧。”

小花拍手说：“好极了，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们老爷最怕太太，太太人马一到，老爷威风跌倒。少爷尽管放心去好了，倘使老爷逼你，太太会保驾。”

刘子和点点头：“好吧，我进去了，如果钱保生来，你要暗暗报告我，我想办法出来见他。”

小花进太太房里去禀报。刘子和一路朝内堂走来，他一边走一边摇头，想，做爷的真是想不穿，怕我不读书没有出息？你的富还不是母亲用钱替你捐来的？我要做官，再让母亲捐一个就是，我们家有的是钱。他走到房门口，心里有点虚，不敢进去了，站在门外，脑袋慢慢伸进门里探望。只见老头子一人坐在琴桌旁边，正在修剪兰花。刘锡彤抬头，见儿子的脸在门口一晃又不见了，知道宝贝儿子来了。用力拍了一记桌子：“怎么又想溜？快给我进来！”恶少一吓，只好硬着头皮进来，哭丧着脸上前叫了一声：“爹爹，叫儿子来干啥？”

知县看见儿子就来气，训斥道：“你每天出去浪荡，花天酒地寻花问柳，这样荒唐下去怎么得了？”

刘子和答道：“爹爹冤枉儿子了，儿是不嫖不赌，只在新年年初才

去掷掷升官图，状元图，嫖堂子我更不敢，我连嫖字也不认得。”

刘锡彤从身边掏出一方手帕：“这是你荒唐的凭据，今天不老实招来，就对你家法从事。”

原来前天刘锡彤到杭州去钱塘县衙门拜客，钱塘知县请客，雇了一只船，摆上酒菜，请了一个名叫花小宝的妓女陪刘锡彤游玩。吃酒时刘锡彤衣服上沾了油渍，花小宝拿出手帕替他揩。知县无意中看见这块手帕上绣着“刘子和送”四个字，问是谁送的，花小宝回答说，这方手帕是一个知县儿子送的，他起初待我很好，后来看中了白牡丹，再也不理我了。“这个人无情无义，是猢猻精养出来的。刘锡彤听了窘态百出，今天带回这方手帕向儿子算帐。谁知刘子和看见刘锡彤拿出这方手帕，知道爷老子也在荒唐，便阴阳怪气地反问道：“请问爹爹，做官的好嫖，别人为啥不好嫖？”

“……？”

“再请问爹爹，做父亲的能嫖，做儿子的为什么不能嫖？”

刘锡彤见儿子如此顶撞，气得火冒三丈，破口骂道：“混蛋，你当儿子的能说我当老子的嫖妓女吗？”

“爹爹如果没有嫖，那妓女的手帕怎么会到你的手中？”

“……。”刘锡彤无话可答，心想，这个儿子真是逆种，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我已有这样一把年纪，又有官职在身，荒唐一点不要紧，你正当青年，如此荒唐下去怎么能考取功名，耀祖光宗？知县原想今天父训子，谁知变成了子训父，不由得恼羞成怒。他猛拍一下桌子，喝道：“畜牲，竟敢如此无礼，快与我跪下。”

恶少毕竟见老爷怕的，只得双膝跪下。知县气咻咻地拿来家法板，打算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正当这时，书房门被推开，姨太太扶着太太走了进来。原来太太接到小花传来的消息，立即赶来了，她踏进房门就骂道：“啊哟喂，我儿嫖不得，你老子嫖得呀，这是什么道理？”

知县回头一看，是太太。世上真是无奇不有，这位如猛虎的老爷，却是出名惧内怕老婆的，见了太太如同蜈蚣遇见鸡，训子的威

风一落千丈，忙把板子收起，和颜悦色地招呼太太：“太太里边坐，孩子快起来吧。”

谁知少爷见娘来了，有意做给太太看，就是不肯起身。太太气呼呼地往椅子上一坐，骂道：“啊哟喂，老古董自己不象话，倒来管教起儿子了，我告诉你，儿子是我养的，不管你屁事。”

知县被骂得一声不响。为什么堂堂一个县老爷见到太太，全象老鼠看见猫一样？只为这位太太嫁妆丰厚，连余杭知县这顶冠戴也是太太化银子捐来的，现在太太大发虎威，知县只得忍气吞声。太太捧腹叫道：“我这两天正发胃气痛，今天才好了些，被你这老古董一气，又发作了。喔哟。”

知县道：“太太，算我错了，你别动肝火了，身体要紧。”

“唉，你这个老头子呀，真是我亲儿子心肝的前世冤家，逼死了儿子你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儿子相貌堂堂，自有好运交。我化五万两银子给你捐了知县，我化十万两银子叫儿子当知府，不是比你更有出息？”

知县被说得哑口无言，还是旁边的姨太太出来打圆场：“老爷，你快叫少爷起来，不就没事了？”

知县只得厚着脸皮求儿子道：“孩子起来吧。”恶少被母亲宠得刁了，仍然跪着不动。知县有点尴尬，慑于太太的威势，只好对恶少认错：“孩子起来吧，算我错了。”

恶少这才起身，在太太旁边坐下，太太拍着恶少安慰道：“好儿子你不用怕，放心好了，这老头子我捏得住的，笃定好了。”

知县敢怒不敢言，心里暗骂太太只知疼儿子，却从来不管教管教他，将来闯出大祸就来不及了。想到这里，知县忍不住了：“太太，孩子已二十四岁了，如果能用心攻读，将来谋得一官半职，我们脸上也有光彩，也可同享天伦之乐了；如果就此错过，以后要悔之莫及呀。”

太太道：“不读书不要紧，不认识人就没有饭吃，儿子年纪轻轻在外面玩玩，结交结交，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头子你不要装正经

了，你小的时候，公公命你读书，你不也是东躲西藏的？”

知县听了，面孔涨红，半晌说不出话来，连老子的痛疮疤都揭出来了，以后怎么再去教训儿子？知县憋了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从前不读书，怎么能考秀才进学呢？”

“啊哟喂，”太太笑起来，“你秀才怎么来的，说出来难为情，你的秀才是向三家村的王先生化了三百大洋买来的，还要在儿子面前吹嘘，坍台！”

知县见太太越讲越没趣了，自己的老脸被她刮得无处搁，想，劝儿子读书就到此为止吧，免得自己再出丑，还是规劝儿子爱惜身体，少去荒唐，这个太太一定会赞同。便说：“孩子，你天天出去非赌即嫖，你要知道——

二八佳人巧梳妆，面施红粉象砒霜；黑发青丝青脸鬼，细皮白肉白无常；青纱帐里迷魂阵，红绫被中杀人场；玉手弯弯如双斧，金莲窄窄断头枪；人言色字伤身剑，贪花好色立遭亡；风流本是风流债，及早回头莫荒唐。

孩子，你要远色戒酒，方可身强力壮呀。”

“啊哟喂”，太太不买知县的帐，打断他的话说，“什么色能伤身，看庙里的和尚，一世不近女色，怎么也面黄饥瘦的呀？”

知县计穷了，顽妻劣子无药可治，不由叹气道：“唉，真气死我也。”

“老头子，你说不过就生气，你犯不着。你要晓得，老古话讲‘女十六要藏，男十六要浪’，我儿子二十四了，在外面浪浪有啥关系。”

一旁的少爷真是开心呀，想，你老头子对我凶有啥用，有本事到娘面前凶，到底娘贴心，关照爷让我浪，好呀！正在少爷快活时，只听得“吱呀”一声，书房门开了，有人张头探脑，恶少一看是小花，心想，一定是来报告好朋友钱保生到了，钱兄脑子活点子多，今天想必小白菜能到手。恶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见他手按腹部，身体蜷缩，口嚷：“肚子痛死了，喔哟，痛煞哉。”

太太不知是计，焦急地问：“好儿子怎么啦，要不要请医生？”

“母亲，我被爹爹横训竖骂，心里一闷，胃气痛哉，喔哟！胸口也发闷发慌。”

“我去叫人请医生。”太太扭头要叫人，刘子和连忙摇摇头说：“不要紧的，只要去外面透透空气就会好的。”

“好儿子呀，你快到外面去吧。”

“谢谢母亲，我走了。”恶少一阵高兴，拔脚就溜，踏出房门，如脱笼的鸟儿，直奔书房。

这个钱保生，爱仁堂药号小开〔一〕，今年三十岁，生得獐头鼠目，兔耳鹰眼，吃喝嫖赌成性，还抽鸦片，鼻子也因染上梅毒而烂成两个出气孔了，眼睛、鼻子、嘴巴都黑咕隆咚，象个骷髅。

“小白菜有办法到手了？”一进书房，恶少就喜出望外地问钱保生。

“办法一肚皮，应有尽有。”钱保生阴阳怪气地回答。

“快讲给我听，我心里急煞哉。”恶少一分钟也熬不住。

“你跟我出去，一路走一路谈。”钱保生却是不慌不忙。刘子和点头同意，进去换了衣服，两人望仓前而去。

恶少一面走，一面问：“保生兄，你的计策怎讲？”

“我浑身大汗淋淋，走不动了，要吁两筒烟，管教妙计见功夫。”

恶少晓得他是敲竹杠，无奈为了那条计，只得跨进了眠云阁烟馆。钱保生在榻床上一横，刘子和替他点灯装烟。钱保生吸了一筒，这才从身边拿出一包东西，在刘子和面前一扬：“你要得到小白菜，全靠这包灵丹。”

恶少伸手抢过来，拆开一看，原来是包粉末药。奇怪地问：“这是胡椒粉还是辣椒粉？”

钱保生嘴角一牵，露出一丝笑意：“少爷你不要看轻这包药粉，这是一包迷药，药效厉害，女子再三贞九烈，吃下这包药，包管失

〔一〕小开：吴方言，指老板的儿子。

身于你。”

恶少高兴地跳了起来：“喔！有这样灵验的药，要价多少？”

“很贵，比金子还贵。”钱保生又是淡淡一笑，“这药每钱一百二十元，这里有三钱，共三百六十元。不过念你我之间朋友交情，就卖给你二百元吧，换了别人我四百大洋也不卖，要知道这是七代祖传秘方。再说卖这种药要担风险的。”

恶少被说得心动了，道：“好吧，既然有效力，我就买了。只是今天未带铜钲，明天给你。”

“那药也明天给你。少爷你要晓得，小店做生意有规矩的，亲友概不赊欠。”

恶少搔头挠耳，道：“好吧，我写张字据给你，明天兑给你现钱，你看如何？”

钱保生同意。恶少即差小花出去买来纸借来笔砚，字据上写：“刘子和今向钱保生兄借大洋二百元，准缓日无利归还。恐后有误，立此存证。”打了手印再盖上印章，这笔生意就算成交了，钱保生一手把药交给刘子和，一手把字据收好。其实这包药顶多值两角小洋，少爷竟愿出二百大洋，钱保生心里暗暗高兴。当时恶少将迷药藏在身上，非常得意，两人走出烟馆，直往小白菜家中而去。

小白菜住的仓前镇曲尺弄，原名叫润清里，因为弄小路曲，故又名曲尺弄。刘子和、钱保生和小花不一会儿便来到小白菜家门口，只见门户紧闭，寂静无人。恶少用力一推，门纹丝不动：“保生兄呀，莫不是小白菜不在家中？”

“你瞧，如果小白菜不在家，一定是铁将军把门，现在门没有上锁，说明她在里面。”

刘子和起手敲门，敲了一会，不见门内有动静，便回头看看钱保生：“保生兄呀，你拿了我二百大洋不能不替我想办法呀。”

钱保生打了个哈欠说：“这样吧，我们到她家后门去。”说完，拖了恶少就走。不多时刻到了小白菜家的后门。恶少用力一推，却关得与前门一样紧。钱保生想，今天如无计策进小白菜的门，我刚